

## 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認情郎

世事從來不自由，千般思愛一時仇。

情人誰肯因情死，先結冤家後聚頭。

這四句詩，祇為世人脫不得酒色財氣這四件事，所以做出不好事來。且說個祇好酒不好色的人，他生長在松江府華亭縣，八團內川沙地方。他父親名叫花遇春，年將半百，單生得此子，夫妻二人十分歡喜。

長成六歲，上學攻書，取名花林，生得甚不聰明，苦了先生，費盡許多力氣，讀了三年，書史一句不曾記得。不想到了十歲外，同了幾個學生，朝夕玩耍。父親雖嚴，那裏曾怕；先生雖教，那裏肯聽。他父親見他不像成器的了，想到這般頑子不能成器，倒不如歇了學，待他長成時，與他些本錢，做些生意也罷。因此送了先生些束修，竟不讀書了。

後來，一發拘束不定了。他母親與丈夫商議道：「孩兒不肖，年已長成，終日閑遊，不能轉頭。不若娶一房媳婦與他，或者拘留得住，那時勸他務些生業，也未可知。」遇春道：「我心正欲如此，事不宜遲。」即時就去尋了媒婆。

那媒婆肚裏都有單帳的，卻說：「幾家女子，曰某家某家可好麼？」遇春聽了道：「這幾家倒也都使得，但不知誰是姻緣，須當對神卜問，吉者便成。」別了媒婆，竟投卜肆。佔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緣。餘非吉兆。「也罷，用了徐家。」又見媒人，央他去說。原來此女，幼年父母俱亡，並無親族，倒在姑娘家裏養成。姑夫又死了。人嫌他無娘教訓的女兒，故此十八歲尚未有人來定，恰好媒人去說。這徐氏姑娘又與他相隔不遠，向來曉得花家事情，有田地房屋的人家，但不知兒子近日如何。自古媒人口，無量斗。未免贊助些好話起來。那徐氏信了，即時出了八字。因此花家選日成親，少不得備成六禮，迎娶過門。請集諸親，拜堂合巹。揭起方巾花扇，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，但見：

秋水盈盈兩眼，春山淡淡雙蛾。金蓮小巧襪凌波，嫩臉風彈得破。脣似櫻

桃紅綻，鳥絲巧挽雲螺。皆疑月殿墜嫦娥，祇少天香玉兔。諸人一見，果然生得美貌，無不十分稱好，一夜花燭酒筵，天明方散。未免三朝滿月，整治酒席，這也不題。

好笑這花林，娶了這般一個花枝般的渾家，尚兀自疏雲懶雨，竟不合偏向鄉裏著腳。過了幾時，仍向街坊上結交了一個不才肖的單身光棍，姓李名二白，年紀有三十歲了，專一好賭錢爛飲，誘人家兒子，哄他錢鈔使用。這花林又著他哄騙了，回家將妻子的衣飾暗地偷去花費。不想他妻子，一日尋起衣飾，沒了許多，明知丈夫偷去化費了，稟明了公婆。還存得幾件衣物，送與婆婆藏了。公婆二人聞知，好生氣惱。恨成一病，兩口慊慊。俱上床了。好個媳婦，早晚殷勤服侍，並無怨心。央鄰請醫，服藥調治，那裏醫得好。這花林猶如陌路一般，又去要妻子的衣飾，見沒得與他，幾次發起酒瘋，把妻兒驚得半死。

且說李二白見花林的物件沒了，甚是冷淡。他便又去尋一個書生，姓任名龍，年紀未上二十。他父親在日，是個三考出身，後來做了一任典史，趁得千金。不期父母亡過，止存老母、童僕在家。妻子雖定，尚未成親，故此自己往城外攻書。曾與李二白在親戚家中會酒，有一面之交。

一日，途中不期相遇，敘了寒溫，恰好又遇著花林，各敘名姓。李二白一把扯了兩個，竟至酒樓上做一個薄薄東道：請著任龍，席上猜三道：五，甜言密語，十分著意。這任龍是個小官心性，一時間又上了他的鉤子。次日，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。三人契同道：合，竟不去唸著之乎者也了，終日思飲索食。這花林又是個好酒之徒，故終日親近了這酒肉弟兄，竟不想著柴米夫妻。

他父母一日重一日，那裏醫治得好，遇春一命嗚呼。花林又不在家，央了鄰家，四處尋覓方得回來。未見哭了幾聲。三朝頭七，這倒虧了任李二人相幫。入棺出殯，治喪料理。不料母親病重，相繼而亡。自然又忙了一番，方纔清淨。餘剩得些衣衫首飾，妻子又難收管，盡將去買酒吃食，使費起來。這番沒了父母，竟在家中和闕了，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：「我們雖異姓骨肉，必要患難相扶。須結拜為弟兄，庶可齊心協力。我年紀癡長，叨做長史。花弟居二，任弟居三。你二位意下何？」二人同聲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三個吃了些香灰酒，從此穿房入戶，李二喚徐氏叫二娘，任三叫二娘做二嫂，與同胞兄弟一般兒親熱。這李二見花二娘生得美貌，十分愛慕。每席間將眼角傳情，花二娘並不理帳他。丈夫雖然不在行，也看不得這村人上眼。任三官青年俊雅，舉止風流，二娘十分有意，常將笑臉迎他。任三官雖然曉得，極慕二娘標致。祇因花二氣性太剛，倘有些風聲反為不妙，所以欲而不敢。

一日，花二在家，買了一些酒餚，著妻子廚下安排。自己同李、任在外廂吃酒。談話中間，酒覺寒了，任三道：「酒冷了，我去暖了拿來。」即便收了冷酒，竟至廚下取酒來暖。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幾杯酒，那臉兒如雪映紅梅，坐在灶下炊火煮魚。

三官要取火暖酒，見二娘坐在灶下，便叫：「二嫂，你可放開些，待我來取一火兒。」花二娘心兒裏有些帶邪的了，聽著這話，佯疑起來，帶著笑罵道：「小油花甚麼說話，來討我便宜麼？」任三官暗想道：「這話無心說的，倒想邪了。」便把二娘看一看，見他微微笑眼，臉帶微紅，一時間慾火起了。大著膽，帶著笑，將身捱到凳上同坐。二娘把身子一讓，被三官並坐了。任三便將雙手去捧過臉來，二娘微微而笑。便回身擁抱，吐過舌尖，親了一下。任三道：「自從一見，想你到今。不料，你這般有趣的，怎生與你得一會，便死甘心。」二娘道：「何難，你既有心，可出去將二哥灌得大醉，你同李二同去，我打發開二哥睡了，你傍晚再來。遂你之心，可麼？」三官道：「多感美情。祇要開門等我，萬萬不可失信。」二娘微笑點首。連忙把冷酒換了一壺熱的，並煮魚拿到外廂，一齊又吃。三官有心，將大碗酒把花二灌得東倒西歪。天色將晚，李二道：「三官去罷。」三官故意相幫收拾碗盞進內，與二娘又叮囑一番，方出來與李二同去。

二娘扶了花二上樓，與他脫衣睡倒。二娘重下樓，收拾已畢，出去掩上大門，恰好任三又到，二娘遂拴上門道：「可輕走些。」扯了任三的手，走到內軒道：「你坐在此，待我上樓看他一看便來。」任三道：「何必又去。」一手摟住二娘推在凳上，兩下雲雨起來。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，一來標致，二來知趣，二娘十分得趣。怎見得：

色膽如天，不顧隔牆有耳。慾心似火，那管隙戶人窺。初似渴龍噴井，後如餓虎擒羊。嘖嘖有聲，鐵漢聽時心也亂，吁吁微氣，泥神看處也魂消。緊緊相偎難罷手，輕輕耳畔俏聲高。

花二娘從做親已來，不知道這般有趣。任三見他知趣，放出氣力，兩個時辰方纔罷手，未免收拾衣。二娘道：「我見此書

般有趣，今朝方嘗得這般滋味。但願常常聚首方好。祇是可奈李二這廝，每每把眼調情，我不理他。不可將今番事泄漏些風聲與他。那時花二得知了，你我俱活不成的。」三官道：「蒙親嫂不棄，感恩無地，我怎肯賣俏行奸，天地亦難容我。」二娘道：「但不知幾時又得聚會？」任三道：「自古郎如有心，那怕山高水深。」二娘道：「今夜與你同眠方可，料亦不能。夜已將深，不如且別，再圖後會罷。」任三道：「既如此，再與你好一會兒去，」正待再整鸞佩，不想，花二睡醒叫二娘拿茶。二人吃了一驚，忙回道：「我拿來了。」悄悄送著三官出去，拴好大門，送茶與花二吃了。花二道：「你怎麼還不來睡？」二娘回道：「收拾方完，如今睡也。」

閑話休題。次早花二又去尋著李二同覓任三官。恰好任三官在家，便隨口兒說：「昨晚有一表親京中初回，今日老母著我去望他。想轉得來時，天色必晚了。聞知今日海邊，有一班妓女上臺扮戲，可惜不得工夫去看。」花二道：「李二哥，三官望親，我與你去看戲如何？」李二道：「倘然沒戲，空走這多路途何苦！」花二道：「我有一個舊親住在海邊，若無戲看，酒是有得吃的，去去何妨？」李二聽見說個酒字，道：「既如此，早早別了罷。」三人一闕而散。

不說花李二人被任三哄去。且說三官又到家中，取了些銀子，著一小廝喚名文助隨了，賣辦些酒食，拿到花家門首。這小廝認了花家門徑，著他先去，不可說與奶奶知道。自己叩門而入，見了二娘笑道：「他二人方纔被我哄到海邊去了，一來往有三十餘里路程，到得家中，天已暗了。我今備得些酒果在此，且與你盤桓一日。」二娘道：「如此極好。」把門掩上。三官炊火，二娘當廚，不時間都已完備。二娘道：「我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，倘你哥哥一時回家來，也未可知。若被遇見，如何是好？向日公婆後邊建有臥室一間，終日關閉到今日，且是僻靜清潔。我想起來，到那時飲酒歡會，料他即回也不知道你道好麼？」任三聽說，歡喜之極，即時往後邊。開門一看，裏邊床帳桌椅，件件端正，打掃得且是潔靜。壁上有詩一首道：

軒居容膝足盤桓，斗室其如地位寬。  
壺裏有天通碧漢，世間無地隔塵寰。  
誰人得似陶元亮，我輩終慚管幼安。  
心境坦然無窒礙，座中祇好著蒲團。

看罷，即將酒饌果品擺下。兩人並肩而坐。你一杯，我一盞，歡容笑口，媚眼調情。自古道：「花為茶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」調得火滾，摟坐一堆，就在床上取樂起來。這一番與昨晚不同，怎見得不同？祇見：

雨撥雲撩，重整藍橋之會。星期月約，幸逢巫楚之緣。一個年少書生，久遭無婦之鰥，初遇佳人，好似投膠在漆，一個青春蕩婦，向守有夫之寡，喜逢情種，渾如伴蜜於糖。也不嘗欺香翠幌，也不管掙斷羅裳。正是：

雨將雲兵起戰場，花營錦陣佈旗槍。  
手忙腳亂高低敵，舌劍唇刀吞吐忙。

兩人歡樂之極，滿心足意而罷。整著殘饌，歡飲一番。二娘道：「樂不可極。如今天已未牌了，你且回去，後會不難了。」三官道：「有理。祇要你我同心，管取天長地久。」言罷作別，竟自出門去了。

不移時，花二已回。二娘暗暗道：「早是有些主意，若遲一步，定然撞見了。」自此，任三官便不與花李二人日日相共了，張著空兒便與二娘偷樂。若花二不時歸家，他便躲入後房避了。故此兩不撞見。祇是李二又少了一個大老官，甚是沒興，常常撞到花家裏來尋花二。

一日，花二不在家，門不掩上的，便撞入內軒，問道：「二哥可在家麼？」二娘在內道：「不在。」李二聽了這嬌滴滴的聲音，淫心萌動。常有此心，奈花二礙眼，今聽得不在家中，便走進裏面道：「二娘見禮了。」二娘答禮道：「伯伯外邊請坐。」李二笑道：「二娘，向時兄弟在家，我倒常在裏邊坐著。幸得今日兄弟不在，怎生到打發外邊去坐！二娘，你這般一個標致人兒，怎生說出這般不知趣的話來？」二娘正著色道：「伯伯差了。我男人不在，理當外坐，怎生倒胡說起來！」李二動了心火，大膽跑過去要摟，早被二娘一閃，倒往外邊跑了出來，一張臉紅漲了大怒。恰好花二撞回，看見二娘面有怒色，忙問道：「你為何著惱？」二娘尚未回答，李二聽見說話，闖將出來。花二一見，滿肚皮疑心起來。二娘走了進去，花二問道：「李二哥，為著甚事，二娘著惱？」李二道：「我因乏興，尋你走走，來問二娘，二娘說你不在。我疑二娘哄我，故意假說。因此到裏面望一望，不想二娘嗔我，故此著惱。」花二是個耳軟的直人，竟不疑著甚的，也不去問妻子，便對李二道：「二哥，婦人家心性，不要責他。和你街上走一走去罷。」兩人又去了，直到二更時分方回。二娘見他酒醉的了，欲待要說起，恐他性子發作，連累自身，不是耍的。祇得耐著不言。

到次早，見花二不問起來，不敢開口。李二從此不十分敢來尋花二了。花二也常常不在家，倒便宜了任三官。日間不須說起，至於花二更深不回，常伴二娘。便是花二回來，亦都醉的。二娘伏侍去睡，也再不想尋起二娘作些勾當，故此二娘倒得與三官十分暢快。三官或在花家房裏過夜，或接連三日五日不出門，與花二、李二竟自斷絕了往來。李二心中好悶，想道：「花家婦人，不像個貞靜的，少不得終有奸謀破綻，待我慢慢看著。若還有些破綻，定不饒他！」因此常常在花家前後探聽。

恰好一日，遠遠望見任三走進花家而來，他連忙在對門裁縫店內看著。祇見任三竟自推門進去了。有一個時辰，尚不見出來，李二連忙走到花家門首一望，不見些兒動靜。把門扯了一扯，又是拴的。他便想道：「多分花二哥在家裏。敢是留他吃酒，故此不出來了。」便把門敲上兩下。祇見二娘出來問道：「是那一個敲門？」李二道：「是我，來尋二哥講話。」二娘答道：「不在家。」李二想道：「多分是婦人怪人，故意回的，不免說破他。」便道：「既二官不在家，三官怎麼在裏面這半日還不出來？」二娘道：「你見鬼了，任三官多時不到我家來了，誰見來的？」李二道：「我親眼見他來的，你還說不在！」二娘怒道：「這等你進來尋。」便出來把門開了。李二想道：「古怪，難道我真見了鬼不成？豈有此理！」便大著步往裏進，四周一看，並無蹤影。他再也不想有後房的，便飛跑上樓去看。那有三官影兒，倒沒趣了，飛走下樓往外就跑。被二娘千忘八，萬奴才，罵得一個不住。

不期花二歸家，見二娘罵人，問道：「你在此罵誰？」二娘道：「你相交的好友，甚麼拈香！這狗才十分無禮，前番你不在家，他竟入內室調戲著我。我走了出來，恰好你回來，你親眼見的。他今日又來戲我，我罵將起來，方纔走去。這般惡獸，還要相交他怎的！」花二登時大怒起來，罵道：「這個人面首心強盜，我前番卻被他瞞了，你怎麼不說！今日又這般可惡。殺這強盜，方消我恨。」竟上樓取了床頭利刀，下樓趕去。二娘一把扯住，忙道：「不可太莽，若是你妻子失身與他，方纔可殺。自古捉奸見雙，你竟把他殺了，官司怎肯干休！以後與他絕了交便罷了，何苦如此。」花二的耳朵綿軟的，被妻子一說，甚覺有理，想一想，撇下刀說：「便宜了他，幸喜我渾家不是這般人。若是不貞潔的，豈不被他玷辱，被人恥笑！」二娘背地裏笑了一聲，向廚下取了些酒菜道：「不用忙了，快來喝一杯兒去睡了罷。這樣小人，容忍他些。」花二悶悶的吃了幾杯，竟自上樓睡

二娘又取些酒菜，往後房來，與任三吃。將李二之事，如此如此、這般這般，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如何是好？」三官道：「我若如今出去，倘被他看見，倒不好了。我不如在此過夜，到明日早早梳洗，坐在外邊，祇說尋二哥說話，與他同出門去，方可無礙。」二娘道：「這話倒甚是有理。祇是此番去，你且慢些來。李二畢竟探聽，倘有差池，怎生是好？」三官道：「我家有個小廝，名喚文助，認得你家的。我使他常來打聽消息便了。」二娘道：「你明日拉了二哥到你家，請他吃幾杯酒兒。著文助斟酒，待他識熟了面，然後著他送些小意思與我們。如此假意相厚，方好常常往來。」三官道：「此計必須如此方可。」兩人同吃些酒兒，未免做些風月事情，方上樓去。

次早三官起來，早已梳洗。先把大門開了，坐在外廂叫：「二哥在麼？」二娘在內假應一聲，上樓說與丈夫，道：「任三叔尋你。想他許久不來，莫非李二央他來釋非？切不可又去與那強盜來相交了。」花二連忙梳洗下樓，與任三施禮道：「三官為何一向少會？」三官道：「小弟因宗師發牌縣考，一向學業荒疏，故此到館中搬火，久失親近。今日家中有一小事而回，特特來望兄。不知一向納福麼？」花二說：「托庇賢弟，你會見李二麼？」任三道：「如今正要同兄去望他。」花二道：「不必說起這畜生。」將前件云云之事，一一說了一遍。三官假意怒道：「自古說得好，朋友妻不可嬉。怎生下得這樣心腸！既如此，我也不去望他了。明日小弟倘娶了弟婦，他未免也來輕薄，豈不聞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！二哥，既然如此，也不必惱了，兄同小弟到家散悶如何？」

花二同了三官到家裏，祇見堂上有人說話。把眼一看，恰是一個說親的媒人，與任三官配的親，為女家催完親事，等緊要過門。他母親道：「又未擇日，尚未催妝。須由我家料理停當，方可完姻，怎麼女家反這般催促？」花二、任三聽了，一齊笑著見禮。少不得整酒款待媒人，花二相陪。

三人直飲到紅日西斜，別了任家出門。花二與媒人一路同行，花二便問道：「媒翁先生，為何女家十分上緊，是何主意？」媒人笑而不答。花二道：「莫非是人家窮，催他做親，好受些財禮使用麼？」媒人道：「他家姓張，乃是個三考出身，做了三任官。去年陞了王府典膳回來的，家約有數萬金，那得會窮！」花二想了道：「奇了，這等畢竟為何？」媒人問道：「兄與任家官人相厚的麼？」花二道：「意氣相投，情同骨肉。」媒人道：「這等，兄說的話，必定肯聽的了，府上在何處？」花二道：「就在前面。」媒人道：「有事相議。必須到府上方可實言。」兩人到了花家，分了賓主，二娘點茶吃了。花二又問起原由。媒人道：「見兄老誠，自然是口謹的，纔與兄議。萬萬不可與外人知之。」花二道：「老丈見教，斷不敢言。」媒人道：「任官人定的女子，年紀二十歲。閨中不謹，腹中有了利錢。他父親往京中去了。是他令堂悄悄地央人接親，要我及早催他過門，以免露醜。許我十兩銀子相謝。我方纔見說不來，心中煩悶，想此也必須得花兄暗地贊助。若得早娶，願將所謝之銀均分。」花二心下暗暗想了道：「領教，領教。」媒人道：「千萬言語謹密些。」花二道：「不須吩咐。」媒人道：「尚有未盡之言。奈天色晚了，欲求同行幾步，方可悉告。」花二同出門去了。

二娘在門後，初然聽了此人說任官人三個字。他便半步不移，細細聽了前後說話，暗暗嘆息道：「淫人妻女，妻女淫人。天之不遠，信不誣矣。」他又想道：「丈夫倘去相勸，畢婚之後，無甚說話方好，倘三郎識出差池，叫此女如何做人？必然尋死，豈不可惜，若不勸丈夫管他，倘此女父親回來，看出光景，將女兒斷送性命，也未可知。也罷，且待他回來再作商議。」祇因花二娘起了一點好心，他家香火六神後來救他一命，這是後話。

且說花二歸家，二娘道：「方纔之說，我已盡知，你的意下如何？」花二道：「娘子，這件事不難，我勸三官將計就計，省事些娶了過門。我又有酒吃，又有五兩銀子。有何難哉？」二娘曉得他耳朵綿軟的，道：「丈夫差矣！你若去說得聽也好，萬一不聽，你豈不壞了好朋友的面情？這五兩銀子，也有用了的日子，況未必有無。我想人生在世，當為人排難分憂。今任三妻子之憂，那任三憂愁一般，當拔刀相助，水火不避，纔是丈夫所為。你若聽，我倒有一計較在此。」花二道：「賢妻有何妙計，何不為我說之。」二娘道：「方纔媒人所言，肚兒高將起來。想不過是三四個月的光景。何不贖一服通經散，下了此胎，有何不可？」花二道：「此計雖好，怎生樣一個計較贖與他吃？」二娘道：「不難，明日將我抬到他家，揚言我是任家內親，央告我來說話，他家自然不疑。畢竟他母親出來接我，我悄悄將此言與他母親一說，自然妥當。」花二道：「好便好，祇是先要破費藥金。」二娘道：「癡子！若是妥當，那十兩銀子都是你的。」花二聽了，拍掌大笑：「好計，好計！」

次日早起，打點了藥金，竟往生藥舖中贖了一服下藥，又去喚了一乘轎子與二娘坐了，竟抬至張典膳家中。奶奶迎進，敘了寒溫，吃罷了茶。奶奶問道：「尊姓？」二娘道：「奴是花林妻子，有事相告，敢借內房講話。」奶奶引了進房坐定，二娘命眾女使俱出外邊，方附奶奶之耳，如此如此說了一番。那奶奶面皮紅了又紅，千恩萬謝，感激無地。一面整酒，一面連忙熱了好酒，到女兒房裏。通知了此話，把藥服了。一時間一陣肚疼，骨碌碌滾將下來，都是血塊，後來落下一陣東西，在馬桶內了。奶奶道：「謝天謝地，多感祖宗有幸，逢著花二娘這個救星。」歡歡喜喜安頓女兒睡了。連忙去房中見了二娘，謝了又謝。將酒就擺在房內，三杯五盞。二娘起身告辭，奶奶再三苦留不住，開箱取了一封銀子，一對金釵，一雙尺頭，一枝金簪，送與二娘道：「些須孝敬，休嫌菲薄。地久天長，報恩有日，幸勿見怪！」二娘千恩萬謝，上轎而歸。

天色已晚，花二見妻子歸家，打發了轎夫，進內忙問事體如何。二娘把日間之事細細說了一遍，將他送的物件，把與丈夫看了，喜得那花二滿地滾跳，道：「我明日與任三官說知，還要他的酒吃。」二娘道：「你忘了，這是陰鷲事情，所以去救他。若與三官說知，可不又害了那女子！」花二道：「正是。幾乎錯了，還是賢妻有些見識，緊緊記在心中，再不說了。」二娘以後與任三官這般情厚，把此事再不漏泄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李二自從那日見了任三，又尋不著，又被他妻子罵了一場，心中不忿。一日，走到花家對鄰一個周裁縫家門口坐下，那周裁縫道：「李官人，想是來尋花官人麼？」李二道：「正是。」周裁縫道：「今早出去了。」李二道：「師父，你曾見任三官，這一向到花家裏來麼？」那周裁縫極口快的，便道：「他是不出門的主顧，怎麼倒來問我？」李二道：「我前日分明見他進去，多時不見出來。進去了一番，又不見影，反受了一肚皮臭氣，心內不甘。你若曉得這頭路，我斷不負你。」那周裁縫是個口尖舌快的人，他道：「我這幾時不管人間事，若是十年前生性，早早教他做出來了。」李二道：「周師父，你若肯幫我做事，我當奉酬白金五兩。」周裁縫聽見說許了五兩銀子，就歡喜起來，忙道：「若要如此，必須生個計較。此事一不做、二不休，不是取笑的。先與他丈夫說知，一齊捉奸，方免無事。」李二道：「可恨淫婦，必在丈夫面前罵言說我，花二故此久不上門，今雖欲通言，奈無由得計。」裁縫笑道：「花二官是酒徒，扯到店上吃酒，中間三言兩語，激起性子了，自然妥當。他若不聽你，你卻教他問我，我自搬他一場是非，自然信了。」李二道：「你這幾日不出去做，生活方好。」裁縫道：「祇有一個張家，要去完他官尾。看早晚去完。」張二在這

裏等著便了。」

李二計議已定。次日懷些酒資，恰好撞著花二，倒身一揖。花二假意還禮，眼看別處。李二道：「哥哥凡事三思。自古道：若聽一面說，便見相離別。我有許多為你心腹話，不曾與你說罷了。」花二本待不理他，又聽他說有心腹話，祇得道：「有何話，快說來！」李二見他答話，連忙扯了竟上酒樓。將酒篩下一盞，送與花二。花二祇得吃了，也回送李二一盞，道：「有話快說。」李二道：「且慢些，說將來，恐你酒也吃不下了。」花二一發疑心，祇得又吃了幾盞道：「大丈夫說話不明由，如鈍劍傷人。說明了，倒吃得酒下。」李二故意欲言不言。花二道：「罷，你既不道；我也不吃了，去罷。」李二道：「說來恐你不信，反嗔怪我。」花二道：「我不怪你。」李二道：「也罷，說與你知，怪不怪憑你便是。那任三，這幾時你曾會他麼？」花二道：「數日前，他館中回來，我到他家中去吃酒了。」李二默然。又說道：「哥，前日二娘罵我這日，任三到你家來，二娘把他藏在家裏。被我知道：了，要進去搜捉。因此二娘急了，反罵將起來的。你是個大丈夫，不可被婦人騙了。」花二想了想，我妻子好端正的，怎歪說起這般說話，便道：「你既知道那日任三是在我家，就該直說了是。今據你此言，他兩人一定有奸了。此事不是當要的，可直直說來我聽。」李二道：「說也沒幹。我親眼見他進去多時，不見出來，所以要搜。若是假說，天誅地滅。你若再不信，去問你鄰居周裁縫便是。」花二說道：「是了，想此事有些因。多時不見他，想是那日躲在我家過夜，被你知覺。恐你埋伏捉住，不好出門，反說來尋我，同我出門方可掩人耳目。是了，是了，再不必言，必定事真矣。除非殺了二人，方消我恨。」李二道：「且禁聲。事倘不成，反為不美。還須定計，方可除之。」花二忙問何計較，李二道：「計較倒有，祇是不可又被二娘識破，反受其害。」花二道：「不妨不妨，我自然謹密就是了。」李二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你可今晚揚言，假說明早要往府城去，有何事理。一面去約任三到家裏說話。不可等他來，你可先出門去。他若來見你不在家，自然又留過夜待我與你探聽，如在時報你知道你卻回家下手便了。」花二道：「是了，且別著，明日再會。」李二道：「萬不可洩漏。」花二說：「不須吩咐了。」

竟到門首，恰好裁縫在家，叫道：「周師父，有一句話出來問你。」那老周見了花林，便心照了，忙說：「有何見教？想是要我裁衣麼？」花二道：「你不可瞞我。我這件事，也料難瞞你，那任三之事，你可曾見來麼？」老周道：「大官人，我老人家不管這等閑事，此乃陰鷲之事。罪過，罪過。露水夫妻，乃前世定的，祇要自己謹慎些兒就是了，何必問我。」花二聽了這幾句話，實在是了。道聲請了，便回家，扯開了門，倒假意兒全無惱色道：「我明日要往府城中去，可與我打點著，備些酒菜。」二娘道：「你去何幹？」花二道：「去尋一個人講話。」二娘暗暗歡喜不題。

且說那李二說這場是非，自己心中猜道：「花二回去，必然去問周裁縫。不免隨步兒走到裁縫門首一問。」老周看見了李二，連忙走將出來，將花二問的情由敘了一遍道：「十分相信了。」又問李二道：「何計捉他？」李二道：「一面花二祇說出路，一面反教任三到家說話。倘或走來見花二不在，自然又上鉤了。那時，我與他探聽，果然如此，去報老花。管取雙雙都做無頭之鬼，方稱我心也。」老周道：「前言不可失信。」李二道：「這些小事，不須吩咐。」竟去了。

且說次日花二起來，對妻子道：「我今就要府中去。我想前日擾了任三官，今日順便安排些小菜兒，添著幾味，請他來答席。我如今去約他，他若來遲，你就陪他吃了便是。」二娘滿心歡喜道：「哪有我陪之理。」花二假意買些物件，一面見了李二，約定今日看任三動靜，先將那把利刀交與李二收看。一面自去見了任三，約他下午到家說話，不題。

且說周裁縫被張典膳家人再三催做衣服，坐定逼他起身，算來不能延推，祇得去做。須臾，奶奶出來道：「師父為何事不來，擔擱到如今？」這老周叫聲道：「奶奶，祇因窮忙，誤了奶奶的事。今日我對門鄰舍花家，有天大一樁事，我要在家裏看看的。被管家逼不過，祇得走了來。」奶奶聽他說出花家兩字，問道：「莫非是那花林家裏麼？」老周道：「正是，奶奶為何又曉得？」奶奶道：「他家與我有親。今日他家有何大事，可對我說。」老周道：「既是令親，不便說得。」奶奶道：「不妨，有話快說。」老周原是個口快的人，見逼得緊，料想畢竟難以隱瞞。便道：「莫怪了我，實對你說，他妻子二娘生得妖嬈標致，與一個任三官相好，搭上了。」奶奶道：「那任三官在何方？是甚麼人？」老周道：「他父親做任典史官是的。」奶奶著緊道：「他兩個敢做出此事來了麼？」道：「走長久了，花林有一朋友，名叫李二，要去踏渾水，二娘不肯，後來被他撞破了。昨日，與花林說知，今日李二定計，假說花林往府城中去，反約任三來家，料然二娘留他過夜。今晚雙雙定做無頭之鬼矣。」張家奶奶道：「你緣何曉得？」道：「李二與我極厚，他說與我，叫我相幫他動手，故此曉得。」

那奶奶聽了這番言語，三腳兩步，竟入女兒房中，一五一十，盡情說了一遍。女兒道：「如何可救得他方好。」奶奶道：「且不可響，我親去與二娘說知，救他一命，報他前日之恩。一面著家人騎馬速到任家，說與任三官，今日切不可往花家去，有人要害你性命。坐在家中，不出門，可保無事。」女兒道：「娘既自去，還用速些方好。」即時喚了女轎，飛也似抬到花家。轎夫叩門，二娘聽見門響，祇說是任三官到了，開門一看，恰是張奶奶，又驚又喜，忙忙施禮。稱謝了一番道：「花官人在那裏？」二娘道：「為府城裏有事，出門去不多時。」奶奶想道：「此事是真的了。」

二娘道：「奶奶裏面請坐。」二人軒子裏坐下。那奶奶悄悄的在二娘耳畔說了一遍，驚得二娘面如土色，牙關打戰，呆了一會，倒身拜謝：「此事若非奶奶來說，必遭毒手。」奶奶道：「一來答報前恩，二來救小婿一命。」二娘感激不盡，就將請三官酒食擺將出來，請奶奶吃了幾杯，辭別去了。

任三官在家，正打扮得齊齊整整的出門。未及幾步，祇見張家的人慌慌忙忙扯住了。附耳低言說了一回。三官大驚失色，沉吟一會，道：「知道了。」打發張家之人進了內吃飯。自家回身坐在書房裏想：「我不去，諒二娘無害。不免寫一封字，著文助拿了，祇說有事不及領酒。花二見時，必不生疑心。」即時封好，文助拿了，竟至花家投下。二娘阻當道：「叫三爺切不可來。」按下不題。

且說李二留花林在家飲酒，祇等任三上鉤。李二心下不定，不知任三去也不曾。走到任家，問一個老管家道：「老官，你三爺往花家吃酒，可曾去了麼？」那管家便信口兒道：「去了。」李二見說，歡天喜地走回與花林道：「任三已到你家去了。」花林咬牙切齒道：「可恨，可恨！」李二勸著，大碗而吃道：「多吃些，好動手。」不覺天色將晚，花林提刀便走。李二道：「且慢去，待我去探聽，或在你家樓上，或在後軒，走去一刀了事。倘然捉不住，被他走了，反被他笑。你可坐在此，再慢慢吃兩碗，我去看了動靜來回你。」

且說二娘心下思量，沒有漢子怕他怎的。祇是可恨李二，他幫我丈夫害我性命，想他必然先來探聽。我有道理在此！正是：人無害虎心，虎無傷人意。先將燈火點起，放在灶上。又去把大門半掩著，自己坐在中門，暗地裏專等李二來。

不想李二把門一推，卻好半掩的，一直悄悄走至中門探聽。二娘認定果是李二，便叫道：「三郎這邊來。」把李二一把攔腰，便

去扯他褲子。李二一時渾了，慾火難禁，想道：「日常要與他如此，不能上手，不如竟認做任三，快活一番再說。」兩個在軒子內弄將起來，弄得李二快活，想道：「我且弄完了回去復花林，說任三不來，且再理會。留下此婦，再圖久遠。」那二娘故意弄妖作勢，李二十分得趣。

且說花林等得不奈煩了，想道：「為何不見來？想是撞著任賊，廝鬧起來。倘被此賊走了去，怎生氣得他過！」提刀在手，一口氣走至門首。見門開的，竟往裏走。二娘一心兒聽著，聽得腳步響，知是花林來了，便大叫：「四鄰人等，有人見我丈夫不在家，在此強奸我。快快走來捉他。」李二聽見要走，被二娘緊緊拘定，那裏動得。花林為人極莽，上前摸著奸夫，一把頭髮抽住，不由分說，一刀便砍，頭已下地。花二又來捉二娘，被二娘早取門拴在手，花二不題防，被二娘將刀撲地一打，那刀早已墮地，二娘忙忙把刀向小屋上一擦，那刀不知那裏去了。花二道：「淫婦，休得撒野。我聞知任賊向來與你通好，今日特來殺汝。今奸夫現死，你何敢無禮！」上前來捉，被二娘將拴照手一下，叫聲呵哨，疼死我也，道：「了不得，決不干休。」二娘罵道：「癡蠢東西，世上祇有和奸殺妻子。我在此叫喊，你為丈夫的，幫我拿他方是道理。怎麼殺了強奸的人，又要殺我。世有此理麼！」花林罵道：「休得油嘴。李二說你二人和奸已久。想是今日知我來殺，你故此反叫強奸，思留生命。休想饒你。」二娘道：「怪不了你要尋事，我怎得知。任三叔是個讀書人，那有此心。」花林道：「還要油嘴，一個任賊，現殺死在地，還這般可惡。」二娘道：「蠢東西，方纔李二進門。他道：『二娘，向來慕你姿容，相求幾次，今日從我，救你一死；若不相從，你命休矣。』說罷，把我牽倒在此。我堅執不從，被他就強奸了。叫得口乾。那得人來救我！你殺的是李二，怎說是任三！」花林走到屍旁，取燈相照。把頭提起，仔細一看，吃了一驚。竟連忙撒在地下，道：「是了，幾次奸你不遂，故生此計。方纔狠留住我。他自先來行奸。他找我決未來，放心行事。想皇天有眼，自作自受。且問你，任三今日幾時去的？」二娘道：「他不曾來。你出門不多時，著一小廝，拿一封字兒道：寄與你看。」即將這封字，遞與花林。花林洗靜了手，燈下拆開一看，上寫著：

荷蒙寵召，本當拜領。聞兄往府公幹，恐誤尊駕，心領盛情，容後面謝。不盡。

弟任三頓首

花二看罷道：「原來不至我家，李二又與我說來了，一發情弊顯然了，殺得好！險些兒誤了你一條性命。」二娘冷笑道：「指奸不為奸，撒手不為奸，捉賊見賊，捉奸見雙。好沒來頭，為何殺得我！祇是這死屍，看你如何發放！」花林想了一會道：「拿一條口袋，將來袋起。馱去丟在李二家中。況他並無甚人往來，那裏知道是我家殺的。祇要瞞得外邊鄰舍方好。」二娘道：「今日周裁縫閉著門，間壁王阿爹往女兒家去了。這邊張家，下鄉差使，阿媽也不在家。我方纔這般大叫，都不在，所以被他好了。如今想都不曾回，趁早裝了送去。」先將地灑上清水，洗得潔潔靜靜，相幫花林背上了肩，一氣走，竟到李二門首，把門推開，將屍首倒出就走，把袋撒在官河內。

到家，祇見二娘倚門相候。花二道：「為何站在此間？」二娘道：「裏面坐著，有些怕人。」花二道：「不妨，怕他做甚。」取火來打了一個醋炭，整起酒來對吃，上床倒取樂一番。

二娘從此收了心。與花二道：「我姑娘年已老了，獨自無人。不若接來，家下相伴著我。免得你心猜疑。」花二道：「有理。我今立志不去遊手好閑了。將前日張家送的物件，變換作了本錢，做了生意過活。」二娘喜道：「這般纔是。」任三官也收了心。竟擇日娶了妻子，夫妻和順，再不想去到花家閑走了，不必提起。

且說那口快的老周在張家做得衣服完成，回時已將黃昏。往李二門首經過，想道：「不知此事如何了，若是停當之時，取他的五兩頭。」不免推推門看，見門是開的。原來已回家了。一頭叫，一頭往內走。絆著屍首，跌在屍上，把手摸著是人，怎生睡在地上？又濕淅的，想是吃醉了吐的，不若今晚且回，明日來取便了。扒得起來，身上跌爛濕。把門帶上了，一步步走回來。將鎖匙開了，進門也無燈火，竟自上床睡了。

且說次日，那李二鄰居有好事的，叫道：「李二哥，日高三丈，還未開門。」信手一推，見身首異處，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地方不好了，不知李二被何人殺死在此。」不時間，哄動了許多人。地方總甲看道：「莫忙，現有血跡在此，大家都走不開。一步步挨尋將去，看在何處地方，必有分曉。」眾人一齊跟尋血路，直走到周裁縫門首便沒了。看他門是閉的，眾人亂敲亂打。驚得老周跳起床來，披了衣服，下床開門一看，眾人見他滿衣是血，都一聲喊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」登時推的推，扭的扭，竟到華亭縣稟了太爺。那知縣未免三推六問。那老人家又那裏受得刑起，死去還魂押入牢中，做著一樁疑獄。一面著地方里甲，即同收屍回報。後來周裁縫死在牢中，拖出去丟在萬人坑內，未免豬拖狗扯。祇因舌尖口快，又貪著五兩銀子，竟要害人性命，合受此報。花二娘命該刀下身亡，祇因救了任三的妻子，起了這點好心，故使奶奶答救了這條性命。正是：

心好祇好，心惡祇惡。仔細看來，上天不錯。

總評：

自古多才之女，偏多淫縱之風。愚昧之夫，乃至妻綱乖戾，機事不密，害即隨之。身殞溝中者，易言是非也。交臂相逢，便成魚水。香偷玉竊者，兩心相照也。生來不是風流骨，也希蝶浪。李二之學步邯鄲，祇因財帛點動人心。亦冀狼貪，周裁縫之妄登壘斷。花二娘出奇制勝，智者不及，蓋救人者還自救。李二自冒險危身，愚者不為。殺人者還自殺，天網恢恢，報應不爽。致於花林改行生理，徐氏打疊邪淫，任三斷絕恩愛急流勇退，若三人者，從情癡內得已覺之靈機，於苦海中識回頭之彼岸。較之今日蠅趨蟻附，戀戀於勢利之場者，大相遠矣。